

李 乔 编译

蒋介石
黄金之谜



蒋介石 黄金之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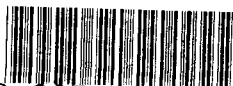
李乔 编译



2 037 6052 7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·一九八七年·沈阳



2 037 6052 7

蒋介石黄金之谜

Jiangjieshi Huangjin Zhi Mi

李 乔 编译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90,000 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5 1/2 插页: 2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,000

责任编辑: 王 焯

插 图: 晓 更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ISBN 7-5313-0002-8 / I·3

统一书号: 10158·1098 定价: 1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归人惊变.....	1
第二章	谋金灭友.....	31
第三章	黑虎出洞.....	61
第四章	高空风云.....	82
第五章	水上波澜.....	108
第六章	黄金梦醒.....	153
后 记		180

第一章

归人惊变

1

1947年秋天。上海吴淞港口。一艘客轮在汽笛声中缓缓靠岸，不多时，旅客们熙熙攘攘地走下船来。聚集在码头上的接客人群立即闪出一条道来，人们用不同的眼光在旅客的人流中打量着、寻找着……

一个孤身男客，从舷梯上走下来，他手里只拎着个小小的提包，看样有四十岁左右，高身量，黑脸膛，两眸深邃，宽鼻阔口。这是个有明显身体特征的人。上岸后，他的眼神不住向接客的人群中探索，忽然，眼前一亮，不由加快了脚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五十多岁商人打扮的老汉也急匆匆径直朝他走来。不错，迎接他的这人正是哥哥经营的公司管事人老韩。

“一路辛苦，二东家，来得正好！”

“老韩，你好！不见有一年多了，老板好吗？”他热情地握住老韩的手。

“还算好，一言难尽，回头说吧，车子就在外边。”老韩伸手接过他的提包：“请……”

老韩刚一转身相让，说出个“请”字，突然

身子一哆嗦，面容痛苦地抽搐，砰地一声提包滑落，身体也突然倒在地上。

“老韩！”

他急忙把老韩抱起来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从咽喉上刺进的一根亮晶晶的银针处，流出一条紫色的血。显然，这是一根毒针，是有人暗暗射过来的。他急忙抬起头向四外观察，没发现有什么人向这里窥探。来往匆匆的人们，也没有谁注意到他们这里发生的变故。

他连唤数声，老韩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多年职业上锻炼出来的警觉，使他立刻感到这是遭了别人的暗算，尽管没发现任何迹象，在他们的身边，分明是已经布下了危机。想到方才老韩吞吞吐吐说出的“一言难尽”，更使他意识到他的胞兄孔子敦这里发生了重大情况。怪不得平日不常通信的哥哥突然来电说：“有要事相托，火速来沪”。

他叫孔子厚，自幼生长在上海，后来负笈东渡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回国后，他曾在南京、洛阳、西安等地的公安机关做过几任侦缉队长，练就一身很好的擒拿武功。他为人精明干练，有勇有谋，只是性情倔强，在人情大于王法的国民党统治下，长期受压被贬，辗转各地。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6年，国民党军队窜入东北地区，蒋帮的一些所谓“接收大员”也跟踪而来。其中一个特派员潘公弼，倒很赏识孔子厚的才干，

便把他带到了长春，准备委以重任。不料孔子厚看不惯这些接收人员肆意掠夺胡作非为，不断跟他们发生冲突，甚至把新六军的高参都打伤了。幸亏潘公弼把他掩藏起来，一时不便派他出面工作，让他权且暂避锋芒，以致他一直闷居到第二年秋天。他正想离开东北转回南方，恰巧接到他的胞兄孔子敦拍来的电报，催促他速回上海。电报里不能叙述详情，但他料得到，一定有紧急情况，否则不能电催。于是他立即向潘公弼告辞，匆匆就道奔回上海了。

孔子厚的父亲孔绍文，从前曾参加过辛亥革命，蒋介石当权后，他便退隐经商，养了几艘机帆船，在上海设立一个“三峡水运公司”，专门承办三峡的航运。绍文死后，膝下只有两个儿子，孔子厚经常在外，只能由孔子敦继承父业，管理这家公司。十多年来，除了国民党的机构人员在战争中纷纷内迁，造成水运繁乱之外，倒也平安无事，这次的急电相召，确实出乎孔子厚的意料。

孔子厚顾不得打听哪辆车是来接他的，随便喊一辆码头上的双人三轮车，抱起老韩一同登车向市内奔去。走在路上，他偶尔回头望望，敏锐的神经总感觉身后似乎有人在暗暗跟踪。哥哥的家住在徐家汇，当天色渐晚，车子刚刚爬上土岗的一角时，孔子厚还没下车，便大吃一惊，目瞪

口呆了。

出现在他眼前的，不再是孔家那广阔富丽的家宅，而是烧毁不久的一片废墟。院中只有残屋断壁，没有一个人影，那烧残的门柱上，还有新嵌入的几处弹痕。

孔子厚把老韩抱下车，付了车钱，很希望老韩苏醒过来，好问问情况。不料呼唤几声仍无反应，伸手摸一摸，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。

他把老韩尸体暂时放进了残破的房中，到院里察看一番，综合所有的现象，使他得出一个明确的判断：哥哥的家是被人放火烧毁的。眼下哥哥孔子敦生死不明，而老韩去到码头出迎，又足以说明是全家遇劫后有人派遣的。那么，是什么人与哥哥过不去？可以肯定，他们已经知道孔子厚要来上海，但不认识，借着老韩的出迎看清面貌，才把再无利用价值的老韩立即杀死，免得他透露消息。再想到离开码头以来一直跟在身后的那条鬼鬼祟祟的影子，更可以证实他的这些判断不无道理。

眼下肯定是有的一种特别阴险的恐怖活动在这一带出没。不难猜测，孔子敦迫切需要胞弟孔子厚来沪相助，必定是他碰上了严重问题。孔子厚虽不知问题的实情如何，但从哥哥遭到如此凶残的迫害来看，可以断定，现在他一下轮船就被卷入某种危险的漩涡之中了。那么，哥哥如今是遭

了毒手呢，还是幸免于难呢？

孔子厚缓缓离开了这所宅院的废墟，来到高岗下密集的民宅，装作局外人闲谈，从附近居民那里，了解到一个大概情况。

一星期前的一个黎明，高岗上的孔家那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，其中还有机关枪的扫射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音，同时还听到妇女们的惨叫。不多时，枪声停了，但高岗上烈焰飞腾，成了一片火海。天亮以后，才知被害的是孔子敦家。行凶的人逃走多时，警察和消防车才赶来扑救。事后，从一片灰烬中发现了孔子敦的妻子、儿子和两个佣人的尸体。但孔子敦本人并无踪迹，生死不明。

有人以为这是共产党游击队的行动，因为当时已有游击队潜入上海，曾经多次袭击过国民党的要人和他们的党羽。然而孔子敦为人忠厚，从来只知经商并不参与政治活动，不可能成为游击队的打击对象。于是便有一种传言，说是行凶的并非别人，乃是上海的青帮分子，是孔子敦在经商上影响了他们的利益，引起他们的仇视。

听到这样一些说法，孔子厚仍然未能完全掌握问题的实情。哥哥遭遇这样的奇祸，他心里十分悲痛，但他的头脑毕竟比较冷静，他知道，当务之急不是痛哭流泪，而是要尽快弄清事实真相，才能进一步考虑处理办法。

如果老韩去码头迎接，是出于孔子敦所派，

那就说明哥哥尚在人间。然而哥哥现在何处？射死老韩的是否青帮分子？尾随身后的影子是否也是青帮爪牙呢？他觉得要弄清这些问题，目前最重要的办法是，必须想方设法找到哥哥的下落。

“哥哥呀，你现在何处？”

孔子厚抬起头来，仰望天空的流云，想着自己这次的归来，竟象一片树叶漂流海上，是吉是凶未可预料。过去的经验向他说明，事到如今，上乘之计只能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扑朔迷离的问题。

2 在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二楼会议室里，有四个美国军政要人围着一张红硬木的大桌案就座。主人是秃头顶大腹便便的总领事恰勃特；左手坐的是赤红脸膛叼着雪茄尚待点火的达皮德·巴中将，他是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的团长；右手坐的是身穿墨绿西装当过旧金山市长的洛嘉·拉法姆，现在担任对华经济援助机关的委员长；坐在恰勃特总领事对面的，则是海军少将乔治·克劳弗德，满脸雀斑还有点趾高气扬，他是美国驻华陆海空三军战团司令。

他们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四都要定期碰头开会，旨在研究形势、动向；今天，是1947年

9月的第一次例会。在这九十多平方米的大厅里，没有纷杂的装饰，只有非常突出的杜鲁门总统的照片和星条旗，显得空荡荡。

“蒋介石军队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，可它在各地方的攻势却迟迟不进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，中将？”恰勃特习惯地边在纸上乱画边问军事顾问团长。

“蒋介石在7月里发表了全国总动员宣言，认为包抄歼灭共产党的军队满有把握。可是他的精神并没完全集中在作战上，似乎被什么别的事情占去了，究竟为什么，我也不大清楚。”

“在军事方面我是个门外汉，今年3月蒋介石的军队攻占了延安，不是已经决定了胜利大局吗？”前任的旧金山市长提高了声调说。

“那次作战的结果，只不过是促使坚如磐石的敌人遍布到广阔的山野中去罢了。”三军战团司令故意躲开巴中将军的脸插嘴说。

“提督，你是想贬低我那进攻延安的战略吗？”中将叼着雪茄瞪了克劳弗德少将一眼。

“我无非是讲讲它的战略价值，在军事上帮助市长认清形势。”

“那个战略并没有错误，共产党军队丧失了长征圣地延安这个精神支柱，他们在心理上受到重创。调兵遣将的是蒋介石，没有抓紧这个战机的也是蒋介石！净给他擦屁股，我真受不了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咱们在这里争论也无济于事，重要的是应该向未知的境界进行探索。”援华机关委员长替两个武官调解。

“方才中将说蒋介石的精神不知被什么事情占去，是跟副总统李宗仁争权夺势吗？不，据情报说，他是拿李做个幌子。”总领事插嘴说。

“这倒是耐人寻味的，4月的选举，蒋介石想让孙科当副总统，结果未能如愿。”援华机关委员长对政治问题倒不外行。

“委员长，您那里的工作怎样？”总领事问他。

“美国的商品对大陆出手很顺利，资本的输出也很不错，我这儿有详细数字。”说着他把手里的资料交给了总领事。

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膨胀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，在停战同时就不遗余力地寻找出路，在他们眼里，把日本企图侵略的中国大陆，看作是大好市场。停战不久，美国制造的商品就滚滚涌入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，什么手提包、威士忌、打火机、唱机、缝纫机、高级钢笔之类的奢侈品，一时摆满了商店的柜台。表面上，这些东西是装作援助战争时期苦于物资缺乏的中国人民，实质上这些美国货的进口是洪水猛兽，是美国扩大垄断资本的需要。美国是通过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，获得了向中国境内输出资本的

特权。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致参政两院联席会议的特别咨文，就充分暴露了美国垄断资本的贪婪野心，其对华经济援助机关，就是扎在中国人身上的吸血管。

总领事仔细看完了资料，又转给中将与少将看，然后还给了援华机关委员长。

“好象这话我不该说，我觉得国民党在各地方的‘接收’很有问题呀。”援华机关委员长收起资料说。

“你是指2月28日台湾发生的暴动吗？”总领事问。

“不单是那件事，他们在大陆上也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，确实引起了人民的痛恨。”

“掠夺不就是战胜者的传统习惯吗？他们不是军纪严明的合众国军人，只是未开化的大陆野蛮兵！”巴中将打火点着了雪茄。

“若说他们在战乱时期任意抢夺，我同意，可不应该是现在，不应该是中国正统的国民党干的勾当。而且中国决不是未开化的国家，而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同中国相比，我们的历史还不足三百年。要不要我把东洋的历史书借给你看看？”提督说。

“放肆！”

“算了算了，别吵嘴，看在圣母的分上，彼此都冷静一点。”总领事劝住了中将。

“我们的情报部门得到了共产党发出秋季反攻的命令，已经汇报给南京了，就是这份材料。”提督把打印的材料交给了援华机关委员长。

“那是他们估计眼下时机成熟，可以从过去的战略守势转为战略攻势了。”克劳弗德也点起了香烟。

“甭管他怎样，还不照旧是虚张声势！”中将大嚷着说。

“有些迹象还不能说是虚张声势啊，将军！”援华机关委员长边把材料交还少将边轻声说。

“我方才说了，军事上我是外行。不过有情报说，发现共产党军队从上月起就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管区发动进攻，这是不是他们转入战略攻势的前奏呢？好象应当慎重研究研究。”

巴中将不高兴地沉着脸默默不语。会议又进行五、六分钟就散了，总领事送走了退席的两位将军，单把援华机关委员长请进了自己的屋子。

“喝一杯好吗，委员长？”

“好吧。他们军人呐，头脑都有点僵硬！就来点冰镇威士忌吧。”

“不过，巴中将说蒋介石另有图谋，该是什么图谋呢？你认真想想看。”

“不是李宗仁的问题吗？”援华机关委员长喝着浓烈的冰镇威士忌酒，冰块撞在杯上发出了响声。

“你提到强制‘接收’的话，就已经猜着了，这话在将军面前不能讲。”

“……”

总领事慢慢喝着兑水的威士忌说：“有消息说蒋介石正在研究发行金元券，希望一举两得，既能筹出战费，又能控制一下通货膨胀。当然，眼下正在计划，还没实行呢。”

“他在更换货币的同时，说不定会发布政令，用法定价格来套购民间的金块、金条、银子和美元吧，到那时地主和富豪们预见到金元券难免暴跌，也许会囤积物资不肯出手吧。”

“那当然。不过老蒋是不惜动用武力逼迫他们往外掏东西的。老蒋最重要的图谋，就在于一种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金块！现金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前几天我会见上海市长吴国祯的时候，他说：‘总统眼下正在热衷于搜集金块呢。’”

“唔，是这样吗？你是说占去老蒋精神的东西，就是金块吧？”

“有这种可能。老蒋认为内战必胜，可我觉得他有点过于乐观。他准备半年或者一年后发行新货币，先把黄金套进手里。”

“老蒋牺牲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利益，作为换

取美国支援的代价。他明白，合众国的资本已经席卷了这个国家。”

“他当然明白。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，就是恐怕老蒋战胜共产党以后，要把中国的大量黄金掌握在手，利用它来抵制占绝对优势的美国资本。”

“如此看来，阻止他掌握黄金，似乎也是我们对华经济援助机关的任务之一。”

“任务不单是阻止，委员长阁下！”

“不单是阻止？”

“把阻止的手，往他们怀里伸长一些岂不更好？”

“唔，你是说抢……”

“说抢夺不能，可以说我们是执行国策嘛。”

“明白，你的想法我完全理解了，无论如何，不能容他给我们的前进道路设置障碍！”

两个人大致达成了谅解，咣地一声，一同干了杯。

援华机关委员长回到南京路的对华经济援助机关，立刻唤来他的心腹人詹姆斯·基尔巴特。这个人三十多岁，来到上海之前当过联邦调查局的侦察员，他在阿里左纳州立大学读书时爱好拳击，获得过全美学生中级拳击冠军。在旧金山分局工作时，有人企图暗杀洛嘉·拉法姆，他在当时负责保卫拉法姆市长，很巧妙地抓获了凶手。拉法姆

十分赏识他的才干，转任对华援助机关委员长来到上海时，便把他带来了。

“密斯特詹姆斯，希望你侦察一件秘密，在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身边，有黄金的气味。”

“是金块吗？”

“对，是金块。是在吴市长和蒋介石之间暗中联系着的极大一笔黄金。”

“明白了，可以进行秘密侦察吗？”

“要尽量做到秘密，你要选用最可靠的助手。”

“知道，那金块的颜色是……”

“黄金黄金，就是金黄本色，没听说涂染过。”

3 孔子厚在昆山路的一家旅馆度过了重返上海的第一夜。第二天起身，因心里急于探访哥哥的消息，便直奔南京路走去。早晨细雨濛濛从黄浦江传出的汽笛声，凄然地震荡着绵绵的雨幕。

来到南京路，只见孔子敦经营的三峡水运公司店门紧闭，敲了半天，里面也没有反应。这时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，他照旧感到有人混在过往的人流里暗中窥探他的行动。不难设想，三峡水运公司的关门，与昨晚所见的孔家被烧有一定关